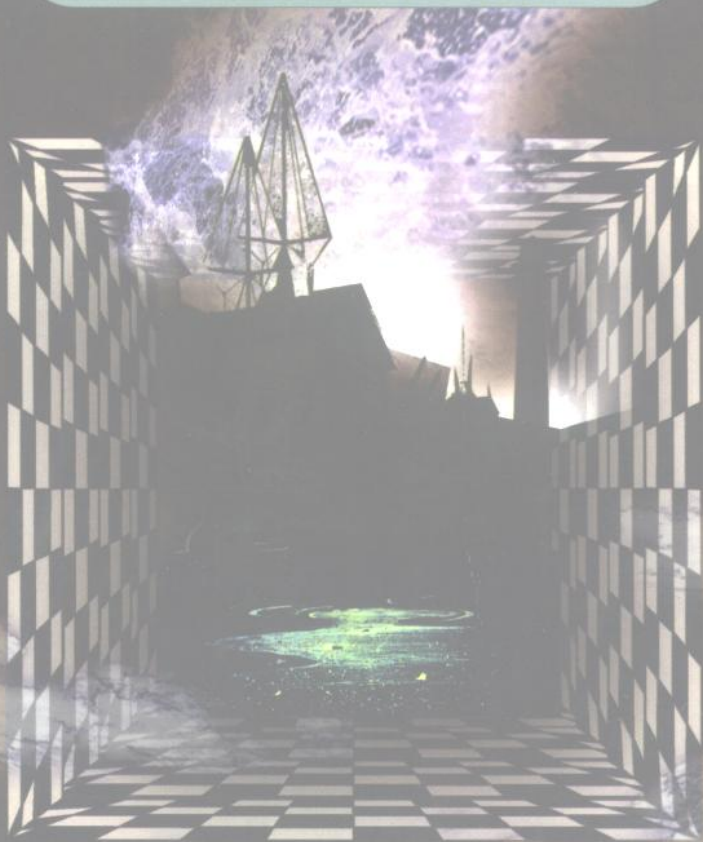


JUDAS CHILD

# 犹大之子

[美] 卡罗尔·奥康奈尔 著 卓小葵 里利 译



北京出版社

JUDAS CHILD

# 犹大之子

[美] 卡罗尔·奥康奈尔 著 卓小葵 里利 译

北京出版社

## 独辟蹊径 寄寓高远

### (代序)

美国侦探小说家卡罗尔·奥康奈尔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优秀女作家之一，其作品风行欧美，纸贵一时。当她的第一部小说《麦劳里的神谕》于1994年由蓝登书屋所属的英国哈特金森出版公司推出时，顿时引起轰动，首印即达5万册，在此之后，奥康奈尔便一发不可收拾，以年均一本的速度相继推出“麦劳里探案系列”（《欺骗女人的男人》（1995）、《杀戮艺术》（1996）、《飞翔的石头天使》（1997））和《犹大之子》（1998），且每本都跻身发行当月热销的畅销书排行榜。美国图书馆协会发行的《书单》杂志（Booklist）曾这样评价她的作品：“奥康奈尔的作品以其光芒四射的才气，新颖的笔法，简洁而有力的文风令人愕然称奇；其构思巧妙，独具匠心，情节的铺叙扑朔迷离；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另一家纽约知名书评杂志《柯克斯评论》则称她的作品为“打破传统模式的侦探小说”。奥康奈尔作品的独创性和对侦探小说新流派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写作手法来看。多年来我国读者最熟悉的侦探小说莫过于两位英国侦探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

ER100/02

里斯蒂的作品，他们分别塑造的福尔摩斯和贺卡尔·波洛、马普尔小姐已通过小说、广播、电视、电影深入人心，变得家喻户晓。前者塑造的福尔摩斯往往仰力于细致入微的观察，缜密的推理，以及主人公本身敢于只身犯险的精神引人入胜，如其代表作《血字的研究》；而后者塑造的波洛侦探和乡村老太太马普尔小姐往往是通过对人性的剖析，对动机的追本溯源，不断纠正时间差（如《尼罗河上的惨案》）、视觉差（如《哑证人》）、听觉差（如《东方快车谋杀案》）一系列感官上的错觉，在宛如一盘散沙的纷乱线索中找出头绪来，最终挖出貌似最无作案可能的凶手。近半个世纪以来，上述两位作家极大地影响了欧美大批侦探小说家的写作手法，而奥康奈尔大胆地跳出了这道藩篱，另辟蹊径。在她的作品中，主人公聪明过人，但这种聪明与前人作品中主人公如哲人般的天生睿智迥然不同。她能够运用如电脑、国际互联网等大量现代科技，以及犯罪心理学、市场学、解剖学等大量现代知识来解析案情。在选择作案动机上，传统侦探小说往往局限于金钱，尤其是遗产或者复仇动机，而奥康奈尔不仅能娴熟地将此二者糅合在一起，而且还能将其他一些要素，如人物的物欲、情欲、权欲等人性因素穿插其间，使得人物刻画更富弹性，能更透彻地展示人的多层人格。在情节铺陈上，奥康奈尔没有因袭多数侦探小说抓住线索穷追不舍的老路，而是大量采用影视作品中惯用的蒙太奇手法，多角度、多线路齐头并进，且衔接自然。在人物塑造上，不着意于对人物外形的浓墨点画，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感情以及心理由内而外地表现人物的独特个性和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作品中不仅中心人物个性突出，其他角色也是各个色彩鲜明。诚然，作品中的主人公有时不免显得极端，但

正如书评人菲莉斯·戴维斯所说：“这种人物个性固然极端、偏激，但在当今纽约——这座西方世界的先锋派城市的大背景下却是可信的。”

其次，从作品的语言特色看。多数侦探小说，为了满足情节紧凑的需要，往往采用平实而富逻辑化的语言，人物间的对话简短、精炼，而作者的用心也往往集中于语言含意的多重性，造成作品中证词言而不明，证人闪烁其辞、遮掩、回避、撒谎的迹象，让读者去辨其真伪，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实质上是一种“障眼法”。奥康奈尔除了不着痕迹地将语言含意的多重性运用于人物对话外，在整体上，她的遣词造句极为新颖，基本上打破了惯有的语言规范：语言奇崛，却无生硬滞涩之感；取意别致，却无标新立异之嫌。行文流畅，文字富有音乐的节奏感和绘画色彩的深浅、浓淡。奥康奈尔这种超凡的文字功夫，笔者认为，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其自身的艺术造诣和涵养，（卡罗尔·奥康奈尔早年毕业于美国加州艺术学院和亚里桑那州立大学，成名之前一直以卖画和其他自由职业为生。）语言立意的角度殊于常人，在表现之外多了一层写意，对笔下人物的褒贬、爱憎融入字里行间，毫无雕琢的痕迹。

第三，从作者的写作目的看。奥康奈尔挣脱了侦探小说“谋杀—悬疑—线索—真相”的窠臼，加入了许多谴责小说和现实主义的成分，深入揭露、批判了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麦劳里系列”中的主人公麦劳里自幼失怙，浪迹街头，饱受欺凌和饥饿之苦，遗留下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但在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麦劳里并非惟一患有心灵障碍的人，其他角色也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遭受着精神压抑和人格扭曲的折磨。由此为基点，奥康奈尔在作品中依托侦探小说的外形，折射出林

林总总的西方都市文明下的阴影：政府官员的腐败、钱权交易、警方首脑同黑社会的勾结、艺术界的糜烂、艺术标准和艺术道德的沦丧、价值观念的扭曲、新闻媒体对视听的混淆和欺诈、人性的狡诈和贪婪，这些美国社会的弊端均能在奥康奈尔的小说中对号入座；但奥康奈尔在入木三分地披露、鞭挞这些弊端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塑造一些像马克威茨夫妇、里克、柯菲等在尔虞我诈中一边谋求生存，一边还顽守着自己的善心和正直的人物以及像巴特勒那样返璞归真，恪守传统道德规范和荣誉标准到极至的可爱人物，这些人在纷扰喧嚣的都市中宛如荒漠中的珍珠，更显得可爱，他们的品质也就更显得弥足珍贵，让读者还能看到一些人性的曙光。

韩 斌

1999年9月14日

## 主要人物表

|           |                 |
|-----------|-----------------|
| 塞迪·格林:    | 被绑架的女孩之一        |
| 格温·哈伯:    | 被绑架的女孩之一        |
| 戴维·肖:     | 塞迪和格温的同学        |
| 鲁智·肯德尔:   | 警官, 苏珊·肯德尔的孪生弟弟 |
| 玛沙·哈伯:    | 格温的母亲, 纽约州副州长   |
| 彼得·哈伯:    | 格温的父亲           |
| 贝克·格林:    | 塞迪的母亲           |
| 哈里·格林:    | 塞迪的父亲           |
| 玛丽·霍夫施塔:  | 戴维的生活老师及监护人     |
| 苏珊·肯德尔:   | 鲁智·肯德尔的孪生姐姐     |
| 埃伦·肯德尔:   | 鲁智和苏珊的母亲        |
| 布拉德利·肯德尔: | 鲁智和苏珊的父亲        |
| 多米那:      | 梅可村的神父          |
| 保罗·马利:    | 梅可村的牧师          |
| 艾丽·克雷:    | 哲学博士, 蒙蒂默之侄女    |
| 查理·克罗夫特:  | 警长              |
| 伦纳德·科斯特洛: | 探长              |
| 玛杰·乔纳斯:   | 警察局秘书           |
| 蒙蒂默·克雷:   | 心理医生            |
| 迈尔斯·彭尼:   | 威廉的弟弟, 普通医生     |
| 威廉·彭尼:    | 迈尔斯的哥哥, 心脏外科医生  |
| 艾略特·卡鲁泽:  | 圣·厄休拉学校的校长      |

|          |              |
|----------|--------------|
| 伯曼：      | 州参议员         |
| 奥兹·阿尔莫：  | 退休侦探         |
| 霍华德·切尼：  | 县医检官         |
| 巴迪·索瑞尔：  | 刑事案件调查局的资深侦探 |
| 阿尼·派尔：   | 联邦调查局特工      |
| 约翰·斯塔本：  | 训狗人          |
| 朱利安·加勒特： | 政治专栏作家       |
| 马丁·佛让德：  | 巫师           |
| 丽塔·安德森：  | 清洁女工         |





## 引 子

---

沿着小路，草坪像两条明亮的丝带，虽然已是12月，仍然绿油油的。小路两侧成排的松树一直延伸到现代公路与这条古老的鹅卵石小路的交接处。虽然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这条小路的名字，但镇里的居民都称之为圣诞树小路。

小路左侧的松树后面有一片落叶树林，树枝光秃，棕色的枯叶落了一地。一个男人把他的身体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时，一只无眼麻雀的干尸在这个人的脚下被压碎。天变得寒冷，令人不适。一缕缕的雾低低地浮在裸露的林地上，高耸的松树防风林保护着林地。附近橡树上那些高处的树枝已经消失在薄雾中了，而在橡树后面的桦树和榆树只剩下它们的影子了。

这个男人看了一下手表。

现在是什么时间。

他张开手，然后攥成了拳头。周围死一样的寂静，一阵微风拂过圣诞树小路，那些干枯的树叶和低矮的灌木却纹丝不动。

他为自己选择时间和地点的技巧感到自豪。过一会儿，一个孤独的女孩将骑车从这里经过，她每个星期六下午都是在同样的时间路过这里。这个小女孩什么都不怕，因为那条草地镶嵌的鹅卵石小路和高大的松树与树林里的氛围是那么的不同的，那是另一个世界，一个美好的世界，在那里这个男人无法生存。



## 第一章

---

她放慢紫色自行车的速度，回过头来，一双棕色的大眼睛使劲地看着那个男孩，脸上露出顽皮的微笑。

那个男孩的自行车猛地刹住，前轮晃了一下，随后他的身体从车前飞出去，在半空中耸了一下肩，然后就如他预料的那样，重重地摔到了公路上。

她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

女孩叫塞迪·格林，除了上舞蹈课时，她还从没有捉弄过他。有一天，当他在学校看见塞迪时，竟一脚踩空了楼梯，从二楼的楼梯上滚下来，碰破了头。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她的突然出现，竟使他忽略了科学的法则，确切地说是忽略了万有引力的定律。在那一刹那间，他竟以为自己可以步入稀薄的空气而不会为此付出代价。

现在戴维·肖从冰冷的地上坐起来，把一只摔破的毛线手套脱下来，好把手上的沙粒弄掉。塞迪在小路上慢悠悠地骑着车，从她那得意的微笑中可以看出她在幸灾乐祸。把一粒尖石子从手掌中拔出来，他的手上立刻就冒出了一个小血珠。他抬头看着塞迪。

流多少血你才能满足，塞迪？

即使相距几尺远，他也看得见她嘲笑他时她脸上所有的二百个雀斑都在跳动。直到她骑车绕过灌木丛，从公路拐入圣诞树小路时，他仍然能听见她像一个无所顾忌的疯子似的笑声。他又骑上自行车，这时塞迪的笑声突然停止了，不是因为距离远使得声音听不见了，而就像是收音机被关上了似的。他第一次在小路边停车，以往的星期六他总是假装在公路的远处有什么事要做而路过这里。他盯着两排常青树之间长长的空地。

她在哪儿？小路直通格温·哈伯的房子，可塞迪不可能这么快就骑过这段距离。

戴维两脚轮流蹬着车，自行车摇摇晃晃地前进着。他不愿往松树那边的树林里看，生怕看见她躺在地上，扭动着身体，手里捧着血淋淋的肠子。

她曾经这样做过。

塞迪做过许多恶作剧来吓唬他。如果她能知道每次当他只是想真正地与她对面地说话，而不仅仅是在周六下午悄悄地跟踪她时，她使他受了多少惊吓，她肯定会兴奋不已的。

他沿着小路骑下去，在离格温的房子还有一半距离的地方，他停了下来。一座白色的富丽堂皇的乔治时期的楼房被锁在那威严的铁门后面。从门房的窗户可以看到门卫手里拿着报纸的侧影轮廓。但这个门卫此时还不如到月球上去值班好，因

为戴维很少与人们或女孩们说话。每当他试图与别人说话时，焦虑、不安和无法控制的兴奋就会使他的声带僵硬起来。

戴维警觉地把头转向左侧的松树。他听到从那边树林里传出一种微弱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那肯定是塞迪在引诱他上钩。如果她带来了从生物试验室拿来的猪肠子，她当然不会浪费了它们。

如果能使她高兴，他情愿装作傻子。

戴维下了车，推着它穿过常青树林。一条带着尖刺的树枝划过他的脸，血流了出来，这时他已站在落叶树林里了。那些没有叶子的枯树被笼罩在薄雾中，形状模糊不清。

噢，这就是塞迪的世界，充满恐惧。她一定藏在什么地方，她就喜欢这样。

戴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浑身每一块肌肉都紧张起来。塞迪随时都可能拿着什么新的武器从橡树干附近跳出来，又来一个恶作剧，把他那可伶而紧张的神经一分为二——恐惧和高兴。

两只小动物从他前面跑过，一只灰猫在追一只麻雀。地上的细小干树枝和树叶嘎嘎作响，但这不是他在小路上听到的声音。他要找的那种声音是10岁左右的女孩的声音，是人的声音。他推着自行车往林子的深处走去，突然他看见了一块紫色的小金属片。

塞迪的东西都是紫色的，就连她的跑鞋也是和她的紫色防水外套相配的。戴维看见她的自行车大部分被一个麻袋片盖着，上面落满了尘土和干树叶。她当时可能是急于尽快步行穿过树林。他可以猜出她往哪个方向去了，这也正好可以说明为什么她没有直接去格温家。如果她们在船屋见面，塞迪一定会

有新的麻烦。自从上次格温的父亲禁止她们在一起玩以来，她们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塞迪肯定没有设下埋伏，戴维放心了。他从容不迫地推着自行车绕过树干和落下的树枝走到了树林边缘。圣·厄休拉学校宽阔的草坪展现在他眼前，草从山脚下一直延伸到湖边。冬季灰色的天空平静得像一面镜子，岩石和落叶挡住了远处的湖岸。他放下自行车，向船屋走去。现在他可以看见长长码头的一部分跨过小屋的另一面一直伸展到湖里。经过几代孩子赤脚在上面跑来跑去之后，码头上的木板已磨得很光滑。

圣·厄休拉学校是座跨越了两个世纪的老校，到处都可看到学生们留下的痕迹。从湖边向上蔓延的宽阔的绿草坪上，有一条年代久远的小路，那是那些不愿走大路的男孩儿和女孩儿们踩踏草坪留下的。在寄宿学校的中心区，这种行为往往都是那些不太正常，或者说非常不正常的孩子们干的。

戴维听见船屋的门被猛地关上的声音，他停住了脚步。这时从船屋里传出一声狗叫。

格温这次把狗带来了吗？她以前可从来没把狗带来过。

戴维怕再引起狗叫，因而没有像以往那样站到窗下。他走回树林，坐在灌木丛后面的小路上。他想一直等到塞迪出来，这样他便可以尾随着她回家。

狗又叫了起来，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又突然停止了，就像塞迪的笑声在小路上突然停止了一样。在后来的一小时中，同样的狗叫声又重复了3次。

格温和塞迪在对狗做什么？

此时，戴维身后又发出了另一种声音，他闪身躲到一棵粗大的橡树后面。一个金发女孩跑过了树林。是格温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

格温·哈伯气喘吁吁，两条腿跑得飞快。她穿着粉红的上衣，蓝色牛仔裤，红围巾上下飘动，沿着树林在弯曲的小路上奔跑。她脚上的球鞋的鞋带是松开的，干枯的树叶被她踩得粉碎。干树枝被踩断时发出的噼啪声与她的心跳同步。

她手里的纸上印有几个奇怪的字，“紧急——船屋——保密”。不可琢磨，这是塞迪的作法。

格温冲过树林边上一排密密的长有斑点的小树，她通红的脸被划伤了，袜子掉了下来，松松地卷在脚踝上。她的喘气中带着哭声，她的脚每一次重重地落地时都似乎要把她的小腿骨震裂成碎片。她绕过老船屋的另一边，金色的粗辫子拍打着她那红色的带帽茄克。

她踏上码头，放慢了脚步向船屋走去。甲板上有一堆劈碎了的百年老木，中间有一块岩石，还有一个挂锁和它的笨重的挂扣。这可能就是塞迪会开的那把旧锁，后来土地看管人把锁换了。

但也可能不是。

从塞迪通常的行为方式来看，这种粗鲁的闯入可算是又进了一步。是的，这肯定是塞迪。格温也同意这种看法。这真可怕。

格温推开门，走进了黑暗。

没有蜡烛？

格温振作起来，准备接受突然袭击。塞迪可能藏在门背后？

不，这次没有。

格温使自己的眼睛适应了从她后面的门缝里射进来的光亮后，看见一个人躺在地板中央。那熟悉的浅棕色头发和紫色的长茄克，原来是塞迪。格温很失望。除了锁被砸开了，她期盼更富于想象力的事发生。她跪在她朋友旁边，开始摇晃她。

“嘿，我不愿意这样，起来吧。”

塞迪躺在地板上，没有一点儿反应。格温抬起头，看见船屋的电话盒也被砸烂了。

“塞迪，这可一点儿也不好玩。塞迪？”

戴维站起来，跺跺脚。他蹲在灌木丛后面使他的两只脚都麻木了。他的脚慢慢恢复了知觉，脚趾有一种刺痛感。天更冷了，戴维把茄克领子竖起来，以抵挡从湖面上刮来的一阵风。

塞迪如果想在天黑前到家，早就该出来了。好奇心激起了戴维的勇气，他走出来，来到了开阔地。

戴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见狗叫了。如果格温没有把她的狗带来，那狗是从哪儿来的？戴维向船尾走去，走得更近一点，以便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船屋的窗户朝向湖岸，从那里可以看到塞迪的全部情况。他将一只耳朵贴着小屋粗糙的木头墙，但没有狗叫声，没有嬉笑声，什么声音也没有。草和树都融成了同样的灰色，天空也暗了下来。戴维走到船屋的边上，伸脚踏上码头。他的脚在空中悬了一会儿，没有落地。他犹豫了，如果她们发现他在跟踪她们，他该怎么解释呢？

噢，没问题，他有话可说，不用编故事。作为一个住校生，他有权利到这里来。这两个女孩就住在镇里，是走读生。

戴维猜测快到晚饭时间了，再过一会儿他的女管家就会站在他的屋子的门口喊他的名字，就像附近的梅可村里真正的母



亲所做的那样。但他还是不能离开。虽然他强烈地怀疑这是塞迪设下的又一个圈套，想要把他吓个半死，但他一定要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他看见了屋边码头上的挂锁和挂扣。

这真奇怪。

塞迪的阴谋从来没有这么精心策划过，她总是突然地给你一个惊吓。可这次先是慢慢地营造恐怖气氛，然后又毁坏了私人财物，这一切太悬了。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里面漆黑一片，借着从敞开的门射进来的微弱的光线，他立刻注意到屋子里是空的。可是这两个女孩不可能从他面前走掉的，不可能。

戴维在黑暗中继续往里走，他按记忆中的位置绕过帆布盖着的舢板、一只船帆和一堆盒子。现在他仅能从空气中感觉到他的两个同学曾来过这里，他在这霉味很重的空气中吸了吸鼻子，试图将湖水、狗毛、薄荷口香糖以及爽身粉的残留气味区分开来。

他的头好像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

那是什么？

一个奇怪的冰柱撞在戴维的背上，在暗影里出现了一个偷偷摸摸的影子和小爪子快速抓挠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那应该是一只老鼠吧，但是他并不相信那真的是一只老鼠。尽管他是由于被耗子咬伤后伤口恶化，而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智商才得到了助学金，但他并没有把它们放在眼里。它们不可能跟着他来到这里，它们都留在了他的收养人家里。社会工作者用推车把他从收养人家里推出来送进医院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耗子了，他不相信它们。

戴维身后的门被风一吹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的眼前一片漆